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信安程

論

老子論一

古之聖人退與道冥則雖介然之有有所不受出與
道會則雖樊然之應有所不辭故可道之道以之制
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
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
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凡天下之可道者皆有行
地而道常無爲凡天下之可名者皆有儀則而道常



無名竊嘗以謂將以思而得耶是則思也非道也將以行而至耶是則行也非道也以有爲可以爲道乎則火馳物絃皆爲道矣以無爲可以得道乎則枯株塊石皆得道矣然則常道果可道乎以道常爲有則謂虛空不用之處道不在焉可乎以道常爲無則謂萬物並作之際無資於道可乎以爲大則不見其體以爲小則莫知其邊然則常名果可名乎聖人以謂道果不可以示人也則其制行立言可以示天下迪後世者亦其次焉而已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與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故其言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且道而已矣又何法焉老子方言域中之大而道居其一則所謂可道之道者域中之大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不可得而言而終不言其槩乎則人將畫矣故姑亦寄之於

常與夫自然而已所以微見其旨也

老子論二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由有物之初終宇宙而常存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形與之俱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其確然而常運者孰推而行其隕然而常處者孰止而安然有形者於此乎麗有生者於此乎生彼曷嘗弊弊然以長久爲哉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

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嗚呼人固可以與天地長且久而獨中道夭者是自生之過也衆人常欲先人而未嘗先人衆人常欲存身而適足以喪身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後其身如此而執道全德物莫尊焉不亦後其身而身先乎形可使爲槁木心可使爲死灰外其身如此而深根固蒂物莫壽焉不亦外其身而身存乎夫何故非以其不私其生故耶老子之言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帝老子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

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
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

老子論三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之際
則無餘事矣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
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
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
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
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
後不見其所斷貫萬古而湛存者常然也然後曉然

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且宇宙
耳而日月爲之晝夜陰陽爲之寒暑代謝爲之古今
要之宇宙實有是紛紛者乎人之於死生不異於此
夫生者死之對而老子以謂善攝生者無死地何也
蓋有生也有滅也方生方滅方生此猶高下長
短之更爲終始亘萬世而無窮者也然則有生之生
者固滅之對也若夫不生之生不與萬化爲偶是貫
萬古而常然者也是我之所以爲無死地者也又何
兕虎甲兵之可噬而殺哉雖然生非我有也我亦無
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攝者假而有之之謂也攝生以御萬物萬物攝於吾之一攝生以應萬化萬化攝於吾之虛是則以無厚入有間豈不恢恢然有餘地矣何缺折之有哉

老子論四

衆人之過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遺之也易以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屑金雖貴以之入眸則四方易位矣揚塵雖微以之翳空則天日晝暝矣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條除

元覽蓋謂是也覽者見之謂也不曰觀而曰覽何也觀猶有作而覽則若鑑之見物而已所謂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聖人之所以見曉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其過也不似於屑金之眯目乎條除元覽而即非條除則無疵矣條除元覽而存條除之見是爲覺礙其爲疵也不似於一塵之翳天乎天載魄抱一則形合於氣矣專氣致柔則氣合於神矣三者渾而爲一則其爲元覽不亦至乎又在滌而除之耳如是則在己者至矣備矣可以愛民治國而無爲矣以百姓爲芻狗所以愛民輔萬物

之自然所以治國淫其性傷其生亂其經逆其情而可謂之愛且治乎出而應夫愛民治國之運則天門開闔以示夫出入利用之權明白四達以遊夫六通四闢之道然而未嘗不退然爲雌泊然無知也是其所以謂之元德

老子論五

聖人以道涖天下則六合之內五方之民可以一舉措之聖神之域特在反手之間耳雖然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

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然真者其所歸也寂者其所樂也而謂之不神可乎其所以神者如是而有能傷人者乎民之生也如彼及其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崇厲之爲哉或曰聖人神矣然亦安能舉天下措之聖神之域如是速乎曰地之不同而同於生其種之含於地也人未見其生也時雨旣降芒然雜出使地而無種則已有則必生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化聖人非時雨乎晝盡夜昏六合同其昧日月旣出赫然並照使物而無

聞則已有則必明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開聖人非
日月乎是以古之覺人其所滅而度之者以億萬無
量計則聖人之所以使人生而不傷其生死而其鬼
不神舉天下而化之者何以異此斯神也其有傷人
者乎嗚呼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
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
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
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故老子於二經之卒章
言其所以推而濟物者如此

列子論上

混沌之初不生不化者存而生化之萌具乎不生不
化之內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
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
者爲之宰苟無不生者生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
也而有不化者爲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化則化有時
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內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
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
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
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

之奧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化而已物有以形相禪者則化於顯物有以生受化者則化於陰繩之爲鴟蝶之爲虫燕之爲蛤蜊之爲援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馬馬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於彼者是物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迴者也儒者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者是也若榮啓期林類安於生化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爲孟浪逕廷者乎則亦茫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列子論中

天地託於虛空之中萬物含於天地之中既有生之者安得無窮昔者未始有物既而天地萬物雜然乎其間此亦何自來哉安得不謂之幻有形之物會歸於壞及其壞也豈非幻滅而夢覺哉天地之間造化之密移也日月之迴薄也風雲之振蕩也誰其使之而一息不留也今之天地日月猶昔之天地日月乎其亦逝也不可得而知已非幻而何上古以來墳典之所記三王之所成歷代之所爭誰其祛之而廓無餘迹焉非夢而何豈唯此耳朝昏古今也寤寐生死

也昧者直以覺爲真是而夢爲真妄審爲是也可得
執而有之乎其所以異於夢幻者幾何耶故列子言
周穆王之執化人之祛以遊中天之臺彼以數十年
也而默存無幾耳及其寤也嚮來之樂可復得耶嚮
來之處可復追耶然則人之化於化也何異此哉覺
有八證夢有六候以言晝夜之通爲一世也夢覺之
通爲一妄也飽則夢與飢則夢取陽則夢火陰則夢
涉困也以言流轉大夢者其受化浮沉未有不由已
也西極之隅阜落之國尹氏之僕鄭國之人以言其
夢覺真妄苦樂是非之無定在也然則宋陽之妄不
猶愈於曉昨夢以爲是逢氏之迷不猶愈於執諸幻
以爲實者乎觀燕人之悲發於妄境則知世俗之不
爲同行之笑者幾希嗚呼列子之於性命可謂盡矣
彼直以天地萬物爲一夢幻豈夸言哉

列子論下

夫將以祛有情之累言雖過而不爲疵者唯聖人能
之楊朱一篇其大槩所以祛情累也故其言公孫朝
之溺於色公孫穆之湛於酒而鄧析謂之真人端木
叔放意所好無不爲也而段干生謂之達人且馳域
中之論則檢身賢於縱欲究域外之理則有心於善

不如無心之不善也吾無心矣安知善不善之所在乎滑欲於俗世俗之情也有心於德賢者之情也膠其迹而累於情等耳蓋存世俗之情以繕俗固以汨其真矣而存聖賢之情於胷次亦未得全其真也唯庸聖之情俱盡則亦循循常常與塗之人同耳善乎其言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而夷吾以謂勿墜勿闕肆之而已嗚呼此真人之所以浮游於日用者也夫飢而欲食寒而欲衣困而欲瞑此可闕乎此用情乎然則耳之所欲聽目之所欲視鼻之所欲臭口之所欲言體之所欲安意之所欲行吾亦如是而已矣又何累焉由此觀之則其以朝穆爲真以端木爲達其言之雖過而不爲疵也審矣雖然論而至於此後之儒者有以斯言爲罪者矣若夫以余推列子之心而識余之意則庶幾乎無罪焉

莊子論一

情存分量者不可與聞廣莫之言智辨是非者不可與遊兩忘之境天地内外非可以情度也而局於分量者昧焉萬物紛紜非可以智盡也而膠於是非者惑焉唯我與物同遊乎無極則又安覺鵬鷃之爲二物哉莊子所以發端於是也夫世俗之情耳目之所

安心境之所熟則雖神奇怪譎而不以爲異也至夫
耳目素所未接心境素所未嘗則雖常流至理未有
不驚而惑者豈唯驚而惑也有不爲胡盧而笑者哉
一鳥之背而幾千里一息之飛而九萬里世之所未
見世所未見則局於分量者之所驚而笑也然天地
之外固有大於是者不可知也而世俗徒以區區心
目之所屬而臆計天地之外則其於莊子之言亦若
是驚且笑矣鵬之負青天鷲之檜榆枋其爲逍遙一
也世俗之情必大鵬而細鷲也屑屑乎小大之辨則
是非美惡高下長短擾擾起矣其於莊子之言焉能
涉其流而化其道哉故善觀莊子之言者能於此而
悟其將則三十篇燮然冰釋矣於此而驚且惑乎彼
方情存分量而智辨是非矣安用莊子之言爲哉

莊子論二

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言夫內外篇言夫外
雜篇者合外內而言之也雖然內者外之源外者內之
出也庸詎知吾所謂內之非外外之非內耶故內篇終
之以應帝王外篇終之以知北遊雜篇終之以天下內
篇而終之以應帝王則知湛然常寂者是其所以通天
下之志者也外篇而終之以知北遊則知其芸之作復

歸於根擾擾之緒畢反於一也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老子之書終言小國寡民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夫力不足以舉天下則不足以用天下道不足以小天下則不足以宥天下舜唯其視天下猶敝屣也故能運天下於掌伊尹唯其囂然自樂於畎畝也故能一舉而造商而昧者直以莊子爲漠然絕物而與拔一毛而不爲者同是烏足以言道也道無形也體之者人卷而懷之無一毫舒之足以濟天下此天下之所以賴於道也雖然應物而濟天下者聖人之所以成焉者也然其出而用者亦聖人之末耳善乎其言徐無鬼也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與之言相狗焉而武侯大悅也蓋徐者與夫䟽疾彊梁者異也鬼固幽矣又曰無鬼幾於無迹也然將與物交必出乎幽而因乎理故因女商而見也女者靜而不以外傷內物求而從應者也商者通有無以資物者也故爲無鬼之先而見魏武侯也魏武剛大之謂也出乎幽深因緣以應夫剛大故必有合所以武侯大說而笑然無鬼所以應夫物者曾不用其糝糠土苴故特言狗馬之德而足以說之如此余故曰應物而濟天下者亦聖人之末耳

莊子論三

孟子之稱孔子曰集大成其言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然後知莊子所謂聖人之道與夫聖人之才者判然白矣莊子所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謂聖歟莊子所謂聖人之才非孟子所謂智歟道可以學而至才非學而至也譬之鈞石之弓可以歲月習也進退弛張可以度數得也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力也猶之道也由學而後至焉故也至於發矢復沓方矢復寓括相屬猶銜弦然此巧也猶之才也非學

到而言傳者也夫射一事也而有力巧之殊聖人一道也而有才與道之間非孟子之善譬與夫莊子之善說也烏識其所以為才與道哉此南伯子葵所以有問于女偶也且南者顯而與物交伯者長而為物先葵智自衛而不知所以自衛以其所衛者小也顯而與物交長而為物先去道遠矣然以其知自衛故能問道於女偶然其去道本遠故女偶謂非其人也女者不以外傷內致柔而守靜者也偶者曲而全者也體道之微者也卜者未嘗求物而不能絕物之求吉凶憂樂不自我而吉凶憂樂之兆不能不因物而應梁倚則任物底下而為

物之所倚者也是其所以用天下者也故爲聖人之才
出而用天下則其爲物也太多故將以窅然藏於聖人
之道必以外天下爲先而後終之以不生不死也

莊子論四

莊子之爲書旣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
於掃除名教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
乎弃實有著虚空茫然無町畦泊然絕物者於此而
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何而不驚且惑也故終之以
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

鉅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御之名

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
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漠變化也五者小大不
同其爲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旣自列於一篇而孔子
之道獨不列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
也非知孔氏也深於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
於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裁之以見於事故迹雖
徧於天下人爲之敝有時而極然關百王貫萬世而
終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於道術
之一偏也嘗竊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爲海放而爲

江河淮濟衍而爲百川豬而爲陂澤醜而爲溝澮道
術之在天下亦猶是也海之於溝澮小大有間矣其
爲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爲雲氣升爲雨
露以濟以漑以滋以濯蓋取於河海百川陂澮而用
之耳矣誰謂莊子非孔氏而絕中道哉

莊子論五

莊子毀仁義毀諸已乎曰斃蕲跽跂唯攘弃之而天
下元同是毀仁義已矣然而曰至義不物至仁無親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則周蓋未
嘗毀仁義也莊子滅禮樂滅諸已乎曰澶漫摘僻唯

不用而性情不離是滅禮樂已矣然而曰禮以導行
樂以導和禮之意子貢不能知死不歌墨子之所短
則周蓋未嘗滅禮樂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周絕
聖之言也然而以謂神全形全聖人之道也澹然無
極衆美從之聖人之德也通於天地推於萬物聖人
之心也手撓指顧四方俱至聖人之治也天地之鑒
萬物之境聖人之靜也知窮知通臨難不懼聖人之
勇也其言如此絕聖矣乎任知則民相盜去知以歸
其天是周弃知之言也然而以謂真人以之爲時聖
人以之爲尊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以恬養知以知養

恬其言如此弃知矣乎豈特如是而已也周之書言道而已故其要曰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
可得不可見長於上古先於太極或期之於稊稗或
極之於昏默是周之所言道也然而曰道不可以言
言而非也則周蓋未嘗言道也豈唯未嘗言道哉其
言未始有是非也荒唐之言謬悠之說無端倪之辭
則莊周之言未嘗是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
以寓言爲廣則莊周之言未嘗非也豈唯未嘗有是
非哉亦未嘗言也彼其三十篇之書精粗小大靡所
不具惠子之所困公孫之所驚其言數萬可謂多矣
然而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
言則莊周蓋又未嘗言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